

童年文庫



野象的路

乔传藻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野象的路

乔传藻 著

(沪)新登字476号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精选了作者的 19 篇散文。这些作品既描写了象、猴、鹿等飞禽走兽的习性和特点，又勾勒出了少年儿童等人物形象，反映了祖国西南边地的风土人情。文笔优美，语言清新，意境独特。读来有奇趣，能增长知识，能获得教益。

野 象 的 路

乔传藻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上海译成印刷厂排版

上海市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875 插页 2 字数 66,000

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10,950

ISBN7-5324-1961-4/I-872(儿)

目 录

箭蜜.....	1
虎迹.....	7
野象的路.....	13
烧野蜂.....	24
鬼箐.....	31
火狐.....	37
山妖.....	43
野猴.....	48
岩蜂村.....	56
给大象录音.....	64
出猎.....	72
鸟道.....	82
黑雕.....	88
森林黑土.....	96
袖珍小鹿.....	103
太阳鸟.....	106
阿塔斯小熊.....	112
醉鹿.....	127
哨猴.....	138

箭 蜜

我吃过一种野蜂蜜，是用竹箭从悬崖上射下来的。

暑假，我和生物系的几个同学到滇 (diān) 南进行森林资源调查。一天，我背着标本夹走进了野雾茫茫的原始森林。初进老林，我对这里的气候很不适应。夜间，盖两床毛毯还嫌冷；白天，又热得气都透不过来。云彩似乎是粘在望天树上，像一床巨大的灰棉絮，捂 (wǔ) 得森林里的小草也会冒汗。就这样，我头重脚飘的，快近营地时，中暑倒在路边大树下。林地上冒着黑水泡的千年枯叶，蒸腾着一股难闻的气息，黑潮似地把我吞没了。

我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宽大的芭蕉叶上，滑滑的，润润的；有一股柔和的微风，轻轻地吹

拂着我的额头。在我面前，坐着一个神情焦急的哈尼族孩子，他斜挂长刀，身穿青布衣裤，手里不停地舞动着一柄像耳朵叶做成的扇子。哦，那直透心扉的丝丝凉风，正是从孩子的手上送来的呀！

小家伙见我苏醒过来，便用袖子抹着下巴颏上的汗珠，黑眼睛笑成两个豌豆荚。他揉着发酸的手臂，说：

“阿叔，我喊你怕有一百声了，你没听见？”

我轻轻地摇摇头。

“我背你睡在芭蕉叶上你也不知道？”

孩子的问话满含天真，也很有些吃惊的味道。听他这么说，我不禁又认真地打量了他一眼：小家伙的个子怕只有犁把高，亚热带的阳光把他的皮肤晒得熟铜一样发亮。就是这样一个半大娃娃要把我背起来，那得费多大的劲呀！望着他的黑眼睛，我又感激地摇摇头。

我问他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波戛（jiá）。我是甜笋寨五年级小学生！”

我欠起身来，斜倚在大树根上。不等我用眼睛寻找，甜笋寨的波戛已双手捧起我的标本夹走来，一

双大眼睛像是熟透了的黑李子，亮亮地闪着笑意。他说：“我一见这个大夹子就知道你是森林考察队的。我阿爸是护林员，他还给你们带过路呢！”

森林里的一切都是绿的，包括空气在内，只有从林隙间漏进来的一二束阳光没有被树荫染绿，照在草地上，使人真有置身海底的感觉；抬起头来看看树顶，树蓬像海水似地搅动着，“哗，哗”，发出轻微的涛音。在这样的气氛里，我这个成年人都很不习惯，像波戛这样的孩子，不会觉得害怕吗？当我说出我的这种感觉时，波戛笑了，他从地上抓起一张鹿筋扭成的桑木硬弓，弹响了弓弦，说：“我也是一名小护林员呀！我的这张弓，专射飞鼠。飞鼠可坏啦，它们常常趴在树丫上偷吃松果，阿爸说，吃松果就是吃森林——”他说得激动时，嗓门也高了，可突然间，他闭住了嘴，望着我的嘴唇，呆了呆，歉意地搭下眼皮，长长的睫毛在下眼圈撒一道阴影。他说：“阿叔，都怪我粗心，你早就该喝点水了。”说罢，他站起身来，抽出长刀，砍开拦路的刺藤，一猫腰钻下箐（qīng）沟去。隔一坡密密匝（zā）匝的杂花野树，箐底下的泉水淙淙流响，那音调琴声似地动听。

不一会，波戛回来了。他手里擎着翡青的一截金竹，滴溜溜一竹筒泉水。我接过来，一仰脖，喝了个星滴不剩。啊，这么凉，这么清，润心润意，我不禁脱口叫了起来：“嗨，像蜂蜜水那么甜呐！”

谁知我的这句话，使得波戛又是一拍脑袋，他顿足大吼一声：“啊，我多笨呀，我早就该想起来让你喝蜂蜜水的！阿爸说，中暑晕倒喝蜂蜜水可好啦！”说着，拔腿又要朝树林外边跑去，让我一把曳（yè）住了。

我说：“四处都是遮天蔽日的大森林，你到哪里去弄蜂蜜？”

听我这么说，波戛脸上现出一些很不以为然的神气。他说：“有呀，野蜂蜜就在崖子顶上！”

我怀疑地说：“你总不能爬上悬崖用手掏……”

不等我说完，波戛



一拍他的桑木硬弓，“噎”地又弹响了鹿筋弓弦，他说：“我会用竹箭射呀！”说着，管自甩打着弯弓走了。

说实话，我的好奇心胜过了想吃野蜂蜜的欲望。我提起标本夹，追着波戛穿过一片浓密的树荫，我们来到了一座青凛凛的山崖底下。崖子头上，藏着一窝土蜂，阳光下，蜂子飞出飞进；衬着蓝天，金亮的蜜蜂翅膀间或一闪，迸出的光芒刺人眼睛。波戛站在崖脚下，他抬起头来瞄瞄，掏出一支竹箭，在箭尾上系了根麻线，搭上弓弦，一仰身，嗖的射了出去。竹箭准确地射在蜂包上。过不一会，顺着麻线果真流出了金黄的浆液，波戛连忙用金竹杯接住。

我站在一旁，看得呆了。

波戛把金竹杯搁在岩石缝隙间，他顺手摘了片像耳朵叶，折叠起来，用根尖刺一穿，像一只翡翠做成的小碗，他端起这只“碗”下到沟去，不大会工夫，又舀来一“碗”山泉水，等他走上来时，金竹杯里的野蜂蜜眼看也快有半杯了，他伸手曳下箭尾的线头，冲下水去，兑成一杯浓浓的蜂蜜水，双手递给我说：

“阿叔，喝了它长力气，你多多地采集一些标本带回省城！”

他的话，好像也在蜂蜜水里泡过，每一个字都是甜的。我接过金竹杯里的野蜂蜜，我哪里舍得一饮而尽啊，我小口小口地喝着；每喝一口，我都情不自禁地咂咂嘴。噙（qín）满嘴角的，有蜂蜜水的味道，有太阳光的味道，也有像耳朵叶的味道；在所有这些味道之外，我总觉得还有一种我说不出的、更加醇（chún）美的滋味！

这天，波戛一直把我送回到营地。不等我转过身来，小家伙早已甩打着竹弓跑进山林里打飞鼠去了。他走得那么急，那么匆忙，我感谢的话还来不及说呢！

以后，我们出外采集标本时，我再也没有碰见这个使竹箭射野蜂蜜的孩子。他像歌声似地在森林里消失了，然而，我多么想再见一见他呀！

虎 迹

我和约罕大哥赶着马，走在狭窄的斜坡山路上。每年，自然保护所的同志都要送几驮盐巴去到南贡山密林，倒在大硝塘里，算是对大象、马鹿的慰问；约罕大哥担负的就是这项工作。

傍晚，我们来到了小黑江边。约罕大哥正要卸下盐驮过江，忽然，小黑江被什么东西溅响了，“哗啦”一声，铅云一样深浓的江水，亮开了一道扇形的涟漪。听响动，我还以为是寨子里的傣家小伙在晚浴，定睛细看，竟是一头花斑乳虎。它跳进水里，头搁在水波上，眼睛让晚霞照得灼亮！

我心里一阵紧张。尽管晚风像芭蕉叶那么柔软，吹在身上，我的汗毛孔里还是直冒汗珠。我曳紧了马笼头，菊花青驮马瑟瑟发抖，我真担心它会吓得趴

在地上。

“不怕不怕，”约罕大哥站在一旁尽说宽心话，他弯腰解开了江边拴猪槽船的铁链子。“这是一头小虎，是我们自然保护区新增加的居民。前些年，森林里的老虎差一点让那些‘飞天神王’打杀完了，那才真正叫人着急呀！”

约罕熟悉山场上的动物，口气间充满着亲切的挚（zhì）爱。他身上背着一杆半自动步枪，我倒希望他改变一下背枪的姿势，最好是把枪端在手里；约罕却毫不理会，他卸下枪来放在船头，眉眼间满是朴实的微笑。

我说：“老虎会不会袭击我们？”

约罕说：“不会。山林里的野生动物资源很充足，老虎决不会主动攻击人。再说，在它的眼睛里，我们才是‘老虎’呢，老虎总是怕人的。”

说话间，乳虎游到了小黑江对岸，它上了沙滩，打了两个滚，抖搂（lou）着身上的水珠，这才大大咧咧朝山林走去；山脚下笼在晚烟里的翠竹林，很快隐没了它的身影。

我们乘坐猪槽船划过了小黑江，菊花青驮马晃

(fú) 在水里，满眼惊疑，却也掣不过缰绳。我们上岸后，抬上鞍架，赶着马踏上一条红泥小路。约罕说，我们今晚无论如何要赶到百花岩，那里有杉木搭成的守山棚，还有圆木垒成的马厩(jiū)，住在这里比野外舒适。夜间要是露宿在森林里，最不放心的是牲口的安全；老虎、豹子一类的野物，免不了还会跟踪骚扰。

约罕有五十多岁，精瘦，细高，一身青布衣裤，看去就像一张楠木硬弓。我听自然保护区的同志说过，约罕早年当过“马哥头”，他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驿(yì)道上追着马帮度过的。我很想听他讲讲赶马人的生活，走在漫长的山道上，总算有了机会。我说：“约罕大哥，听说赶马人的老规矩是很多的，是吗？”

约罕扔了块石头在前边的岔路口，算是拨正了马头。他说：“赶马人的一些规矩，是大森林教给的。譬如：天黑了提着铜吊锅去水边淘米时，不要把锅底浸到水底，要用锅盖去舀，要不，锅烟子顺着溪水滴下去，会引来野物，搞得你一夜都睡不安宁。进林子找烧柴时，也不要在地上拖，要把柴禾抱在手里，拖

在地上的痕迹也会招来麻烦；另外，尽量不要用旧火塘，要不，你升起的篝（gōu）火野物也不会害怕，它似乎已经知道你演的是空城计了。”

约罕讲的这些事情我都觉得新鲜，还想多听他讲讲，可惜我们已踏着暮色来到了百花岩。百花岩的花是很多的，夜幕把它们全都染成了一个颜色，我除了能感觉到它们的一百种香气外，别的就什么也看不清了。我们住的守山棚是用杉木树垒成的楼房，驮马拴在楼底下，四围是栗木栅栏，很结实，野象也闯不进来。不过，约罕还不放心，我们一住下，他就抽出砍刀，砍来很多栗树枝叶，在他的脖颈上、身上扑抹。他还动员我也跟着他这样做，约罕说，尽量让树枝树叶多粘一些人身上的汗气，这样，夜间有避兽作用。我不相信，可看着他一本正经这样做，我也只好抓起树枝树叶在身上乱抹一气。末了，约罕把这些“粘了汗气”的栗树叶，统统抱了堆在崖子前边的路丫口上。

星光宣布了黑夜的来临。约罕大哥在栅栏外边烧起一堆篝火；他下楼加草料时，又在火堆里丢了两个草果。约罕说，草果的药香糊味也有驱兽作用。〔老



虎在森林里吃小动物吃惯了，它对驮马还是很感兴趣的，要不把它撵 (niǎn) 走，夜里它会绕着守山棚发出种种怪声吓唬驮马。马要是受惊挣脱缰绳跑出去，正好跳进老虎设下的圈套。

我睡得不很安稳。半夜过后，我听见崖畔草棵里有“喋 (dié) 喋”的声音，就像小鹿 (jǐ) 子在草丛中喊伴。我趴在小窗口朝茅草棵望去，茅草尖尖顶着星星，草丛里边，有两个红灯笼似的东西晃动。那是什么怪物呀，我很奇怪，我忍不住推了推约罕大哥。他爬起来望了一眼告诉我，那是老虎，是马的气味把它引来的。这家伙躲在山上假装麂子叫，它想迷惑驮马，要驮马不要疑心它；老虎不单会学麂子叫，它还会叫出一些别的小动物的声音。听约罕大哥

这么说，我不禁又伸出手去摸了摸枕下的半自动步枪，心里又踏实了一些。我说：“老虎怎么还不进攻呢？”约罕大哥说，老虎对我们新升起的篝火还不知虚实，它也想走近了看看，可路丫口的树叶上的汗气又镇住了它，这家伙就不敢贸然进犯了。约罕大哥说的火光驱兽我是相信的，红红一大堆火，远远一看，火焰里真像有好多个穿红衣服的小人人在擎着钢叉跳舞，那情景，野兽没有不怕的；至于路口上的树叶也有避兽的作用，我总觉得玄乎。约罕大哥好像也看出了我的怀疑，他躺在竹笆床上，拉了拉羊毛披毡盖住眼睛，闷在毡子里说：“不信明天去看看嘛。”不一会，羊毛毡下，发出了轻微的鼾声。

黑头翁摇一串银铃似的鸣啭，唤来了黎明的第一缕晨曦。约罕大哥赶早起来备好鞍架，他说，晌午时候我们就能赶到硝塘。我想起昨夜间约罕在毡子下边说的话，乘他打熄火塘的时候，我跑到崖子前边的路丫口看了看，红泥地上，老虎的脚迹证实了约罕大哥的话。碗大的梅花脚印一个套着一个，那么密集，像是印在湿地上的花环。看得出来，老虎在这里徘徊了很久……

野象的路

听说野象又回到了伊麻版森林，我们心里说不出地高兴。伊麻版，这是傣语，翻译成汉话，就是宽阔幽静的意思。

这天，州文化馆的小高同志，想赶到大森林里抢拍几张野象生活习性的新闻照片，他准备动身到伊麻版森林去。我也很想见识一下野象无拘无束的生活情景，也要求跟着小高结伴同行。他答应了。我们带上照相机、猎枪、干粮，追踪着野象的脚印，来到了大森林的边沿。

大象是不很安分的，要想捕捉到它们的身影，还真不容易。我们在老林深箐里钻了两天，一无所获。夕阳给寨子边上的棕榈树镶上玫瑰色的花边时，我们来到了曼列寨投宿。在森林里过了两天猴子似的